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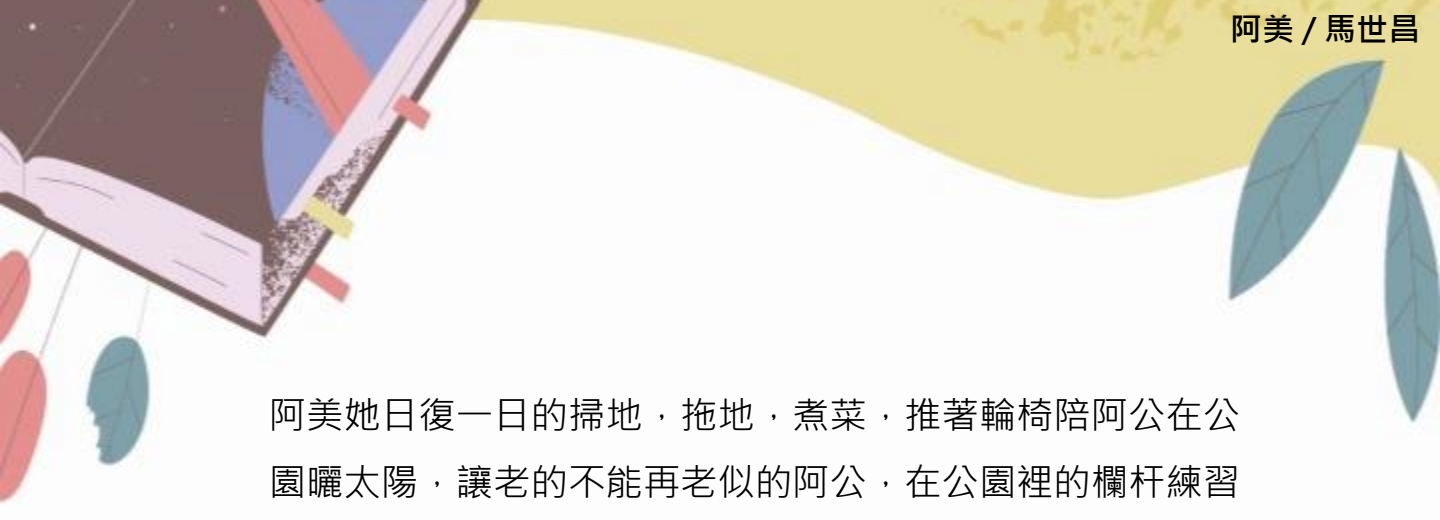
阿美 / 馬世昌

我從很久以前，就看著他們來來去去，這麼講好像我活了很久，但我的生命對這些在我周遭的徘徊者來講，大約是稍縱即逝，我記得最早來照顧阿公的女孩或女人，叫「阿美」，稱不上漂亮，全身有時跟我毛色差不多黑黑髒髒，或油油亮亮，我想臭阿公也是因此欺負她吧！

我覺得阿公有點故意，因為他經常重覆講同樣的話，那音調跟語氣和動作，明明就跟前三句一樣或跟昨天的某時刻一樣。我有時對著阿公叫，想提醒他，他就揍我，罵我，比我還兇。我有時覺得阿美跟我有些狀況類似，她也被叫來叫去，趕來趕去，有時我趴著，懶懶的看著她。她除了照顧阿公，還要煮飯，洗碗，拖地，掃地，偷偷把美味的東西丟給我。我有時會問他，怎麼不乾脆像我這樣，整天趴著或滾來滾去較輕鬆。她也沒空理我。

她常常一個人吃飯，後來就常常跟我一起吃飯；正確來說，我一直賴在她旁邊，就可以吃到一些不像我平常吃的，一粒一粒難吃的東西。有時我覺得在我碗盤裡的東西，像我身體或地板一樣臭。但不吃會餓，吃了卻難吃又無趣。


評
審
獎



阿美她日復一日的掃地，拖地，煮菜，推著輪椅陪阿公在公園曬太陽，讓老的不能再老似的阿公，在公園裡的欄杆練習走路，再推他回家吃飯，幫他洗澡擦澡，包尿布，拆尿布。我有時跟著阿美偷跑去公園晃晃，才發現有許多不同個性或講話語調的阿美，有的阿美甚至包上非常醒目的頭巾，阿美在家通常很少有任何表情，我覺得她唯一的表情，就像我黏在地板上，看大家的那種表情。當她來公園和不同的「阿美」講話時，我發現她難得會露出，上次我偷吃阿美烤雞腿的表情。

大部分的時間，阿美做的事情都一樣，她要經常性看著阿公，有時主人或主人的家人，會跟她用不同語言或像我常用的手手和腳腳一樣，搖來搖去，接著她又去做事了。

我常常在屋子裡，繞來繞去。有時不小心看到阿美的眼睛裡流出水來，一邊算著一張又一張紅紅綠綠的紙張，我想那些紙對她很重要，每個月的某個時候，她會把這些紙張拿給公園裡的另一個較瘦的阿美。聽說這些紅紅綠綠是要給阿美家鄉的小孩和爸媽用。




有一次我趴在地上，忍不住問阿美她的小孩在哪？那她怎麼在這？她的小孩跟我一樣漂亮還是一樣黑嗎？小孩不想她嗎？她講了一些話，我不是很懂，接著更多更多的水竟然全部從眼睛迸出來了，像我小時候一瞬間，尿全灑在主人床上那般.....後來悽慘的狀況，我現在連想都不敢想。

我想紅紅綠綠的紙還有阿美的小孩對她來說很重要，我偶爾也會想阿美從什麼地方來？

為什麼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一直做著很像的事，好像日復一日做著幾乎一樣的事，就是存在的感覺；她為什麼總是一樣的表情，身上也是週期性的味道。突然間，我也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我記得我從小就常常待在不同人家，有人會餵我吃東西，有人會欺負我；但也總是一個地方換一個地方，最後我定居在這裡。我的任務沒什麼特別，類似有陌生人在附近，我就以我的喜好，叫幾聲或狂叫，讓主人知道，我的存在。

有一次我聽到阿美叫的聲音跟我對陌生人，侵入家裡的聲音一樣尖銳且凌厲。

評審獎



接著就聽到主人和太太衝進去，阿美說阿公摸他，捏他，偷碰他屁股，且不是第一次。主人和女主人說她亂說，阿公那麼老了，只是不小心碰到，叫她不要亂講。阿美跟主人講話音調變得大聲且尖銳。連我都快受不了。

那一天，我又再一次看到水從阿美的眼眶中冒出。之後我就很少再看到阿美有任何表情，也不曾再看過水從阿美的眼眶中滴出任何一滴。

有一次阿美跟我說，也許每個人都覺得我整天趴在地上很幸福，什麼都不用做，但其實大家不知道，大家都是一個人在練習一個人。每個人都是這樣，就連我也一樣。你不是那個人時，你很難明白，他怎麼度過這一天二十四小時，一千四百四十分鐘或八萬六千四百秒。

雖然深奧，但我想我有點明白；主人小的時候，他常常陪我玩，帶我出去，漸漸地次數少了。後來他跟一群人出去，我也越來越少跟他說話。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玩球和咬東西；漸漸地，我越來越少做什麼大事了。

評審獎




評審獎

突然間，我覺得阿美變得好老好老，就是那個時候，我的身體也開始有些變化，阿美除了照顧阿公，做例行的事，我發現他來找我的時間變更多了，我卻越來越懶得去找她。有時候阿美還把我帶去一間房間，將我放在一張閃閃發亮的銀色桌檯，有時在我身上亂戳亂戳，有時還塞進我大便地方。讓我非常的不爽快。我覺得我一醒來看到阿美，之後我就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，不知道我身在哪裡，我好像有種失憶或吃到毒藥的感覺。常常昏昏沉沉，這疼那疼，有時主人小時候陪伴我的有趣時光還會浮現.....

我跟阿美聊天的時間越來越多，她跟我說，她偶爾放假會去台北車站參加一些聚會，那邊可以見到不同地方來的阿美，她還跟我說有男的阿美喔!只是男的阿美很少會被找去照顧阿公阿嬤。

在那裡，她可以見到許多故鄉的人，還有看到故鄉的書，嚐到故鄉的美食；有時同鄉還會帶來一些她女兒和兒子的照片或他們寫的信。有一天她告訴我，台北車站裡面，變了很多，有很多很多「貼圖臉」且有各式各樣的語言，也有她國家的語言，叫我應該去看看。但我想我對那個地方不熟，可能會迷路。



很多故事我都漸漸模糊，也越來越不清楚；但我記憶中還有人在台北車站用筆記型電腦，有些人在那邊等待與愛人相見。阿美好像還曾說過，有一天他在台北車站竟然也迷路，花了半個小時或更多的時間，從東三門走到北幾門的。有時走裡面，直直或彎彎的穿過，有時走外面；接近瘋狂似的，像在尋找什麼？

原來她在找尋當年的阿美。台北車站外頭，有著用許多塑膠袋裝著他們行囊，好像被稱為「遊民」之類的人。她說遊民不一定是沒家人，有些是因為家人不要他們或聽不懂他們說的話，所以他們在那裡；他們在那裡，更像一個懂自己的人。越來越多遊民佔據了當年在國際上，轟轟烈烈的台灣首都車站，有人說這是首都「門面」，要通往四面八方，要政府清理乾淨；有人說這是「人權」，憑什麼清理人權。

我才發現阿美講話的方式，越來越像這個國家的人，也越來越少比手劃腳。

後來我就再也沒阿美的記憶了，但我知道阿美她有空的時候，一定還是會去台北車站繞一繞，因為那是她曾經想起她有過孤獨，也有過自由；有過歡樂也有過淚水；有過責任，也有過存在的地方。

評審獎